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二十六回 馮淵房上假言詐語 晏飛院內嚇落真魂

且說那家弟兄，見白菊花亮劍出來，頭一個那如龍劈頭蓋臉，就是一刀。白菊花一閃，使了個白蛇吐信，寶劍正到面門，那如龍往右邊一歪頭，那寶劍正紮在左眼之上，「撲哧」一聲，把那一隻左眼挖瞎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，鮮血淋漓。那如虎一見哥哥躺下，惡狠狠把刀剝將下來，白菊花先把寶劍往上一迎，「噲啞」一聲，就把那如虎的刀削為兩段，緊跟著寶劍往下一劈。如虎一急，手無寸鐵，就有個刀把，對著晏飛打去，晏飛將身一閃，如虎回頭要跑，白菊花那口劍，仍是白蛇吐信，對著如虎胸前紮去。如虎不能躲閃，一急，用左手往外一推，就聽見「噌」的一聲，就把四個指頭削落。白菊花一抬腿，正踹在如虎身上，「撲咚」摔倒在地。晏飛回頭，叫家人捆將起來，四馬倒攢蹄捆好，擱在廊簷底下。其實一報進來的時節，晏飛就知道那家兄弟的來意。皆因他盜冠袍帶履之時，在京都就知道開封府有什麼人。如今聽二人一來，就知道為冠袍帶履而來。他先派人出來看看，他們身後帶了多少人來。那人探頭一看，說：「只兩個人。」然後請將進去，先說好話，後才反臉。晏飛此時後悔，先時節忘了問問他們，共總來了多少人，都在哪裡住著？此時二人身帶重傷，再要問，他們定然不肯說出真情實話。惡賊一轉身軀，上了階台石，衝著那家弟兄說道：「你們身帶重傷，可是自找其禍。我好意把你們請將進來，你們口出不遜，你們兩個拉刀，一定要與我較量。若不是師兄弟情分重，我立追你們兩個人的性命。我問你們句話，只要你們吐出實言，我就放你們逃命。」那如虎說：「你問我們什麼？」白菊花說：「你們共來了多少人？在哪里居住？說了實話，放你們好走。」那如龍說：「你要問我們來了多少人麼？」那如虎咬著牙，忍著痛說：「哥哥千萬可別告訴他。一問明白，前去行刺。咱們兩個人死了倒不緊要，別給旁人招禍。」說到此時，忽聽門外一陣大亂，忽又從牆上躡下一人，一身大紅箭袖袍，說話南邊口音，說：「唔呀，哈呀！好惡賊，你們乃師兄弟，有這等狠心賊人，挑目削手，快些過來受死。」白菊花早就下階說：「你是何人？」那人回答：「要問我，乃遼東人氏，複姓歐陽，單名一個春字，人稱北俠是也。」白菊花一聽嚇了一跳。久聞北俠，未見其面。聞說此人有一口寶刀，天下第一英雄，如今這一來，自己打量，非是他敵手，總要仔細方好，又不能不過去。隨說道：「歐陽春，你我遠日無怨，近日無仇，依我勸你，快些去罷，你我何必反臉。」馮淵罵道：「混帳東西，招刀。」原來馮淵早就到了，遠遠看著那家弟兄，進了大門。等得工夫甚大，他也到門前，硬要進來。門上人把他攔住，問他找誰？他說找白菊花。門上人說：「我們這裡沒有白菊花，倒有黃菊花，還沒開哪。」馮淵又罵人。門上人過去一揪，他硬給了人家一個嘴巴，那人又過去一揪，他又一腳踢了那人一個筋斗。他撒腿就走，貼著牆根直奔正南，往西一轉彎，跳進牆來，直奔垂花門南邊那段卡子牆，躡在牆上頭，一見那家弟兄，就成血人一樣，再瞧白菊花，手拿寶劍正施威嚇。馮淵跳下去，自稱北俠，真把淫賊嚇住了。晏飛不敢拿劍迎那口利刀，兩個人約有五個回合，馮淵是得理不讓人，一刀緊似一刀。白菊花動著手，心中忖度：那北俠是遼東人氏，這個人說話，是南邊口音，再者人稱紫髯伯，生的是碧目虬髯，這個人沒有鬍子，可別教他冤了。想到此處，虛砍一劍，躡出圈外，大聲招呼說：「小輩你且等等動手！你說是北俠，因何是南邊口音？北俠人稱紫髯伯，你又為何沒鬍子？你怎麼是北俠？」馮淵說：「拿你這個混帳東西，還用他老人家來？那是我師傅，特把七寶刀交給我拿你，只要我這口刀，殺你如割雞一樣。」白菊花說：「好小輩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馮淵說：「是你馮老爺！」復又把刀就剝。二人又走了三四個回合，晏飛看他這口刀，不像寶刀的樣子，大著膽子，把劍蓋住他的刀背，「噲啞」一聲，馮淵刀頭墜地，氣得白菊花咬牙切齒。馮淵回頭就跑，躡上房去。白菊花後面就追，也要往房上一躡。馮淵一伸手，揭了兩塊瓦，見白菊花要追，對著他面門就打將下去。也算晏飛閃躲得快當，那瓦墜落於地。馮淵就喊：「這真是我師傅來了。」就聽有人從外邊廂喊叫：「拿賊，拿欽犯！」馮淵說：「就是這個，你拿罷。我師傅到了，這是真正北俠。」白菊花一轉身，見這人身高五尺，面目發黑，手中拿一口腰刀，這個可是有鬍子，卻是一部短鬍鬚，撲奔前來。白菊花說道：「你是北俠？」來者本是趙虎與張龍。他們三隊到了大門，就不見那家弟兄，也不見馮淵，忽然聽得馮淵喊叫之聲，知道在內動手，二人直闖進來。白菊花聽得馮淵一說趙虎是北俠，問了一聲：「你是北俠？」趙虎說聲「然也！」擺刀就剝，白菊花心想別管是與不是，蓋住他的刀背，先試試如何？寶劍剛一沾刀，「噲啞」一聲，腰刀削為兩段。趙虎一跑，惡賊後面又跟著追。馮淵又一喊：「這才是我師傅哪！」白菊花又是一怔，見張龍一身藍緞衣襟，黃臉面，半部鬍鬚，手中也是一口腰刀。惡賊問道：「你是北俠？」張龍說：「我叫張龍。」白菊花一笑，全是無名小輩。張三爺用刀一砍，白菊花劍一找他這口刀。馮淵又喊：「他這是口寶劍，別叫他碰上。」張三爺把刀往回一抽，沒容他削斷。

忽聽外面一聲叫喊：「欽犯休得猖狂，還不快些前來受捆。」話言未了，縱進二人，一高一矮，白菊花早就看見，頭一個藍緞壯士帽，翠藍箭袖袍，鵝黃絲帶，月白襯衫，青緞快靴。面如白玉，劍眉闊目，準頭豐隆，方海口，大耳垂輪。手中明晃晃一口寶劍，光閃奪目。再看那個矮的，身不滿五尺，一身裹兒紅衣服，拿著一柄三楞青銅刺。小小頭顱，兩道眉似有如無，一雙眼圓丟丟神光閃閃，尖鼻子，薄片嘴，小耳朵，窄腦門，形如瘦鬼一般。晏飛一見，更覺輕視。馮淵再一嚷道：「妙個哉！妙個哉！白菊花這可要送你姥姥家去了，北俠沒來，南俠到了。展護衛，蔣護衛，這就是白菊花。千萬別把混帳狠心賊放走，他把兩個師弟，一個挖去一隻眼睛，一個削去一隻手。」白菊花一聞此言，暗暗恨這個蠻子，我要得手之時，把他剝成肉泥，方消心頭之恨。不說北俠，又說南俠，少刻還有雙俠到來，真不管他是誰！把心一橫，焉知曉這可碰在釘子上了。展爺躡將過來對準晏飛蓋頂攔頭，劈山劍剝將下來。晏飛用手中紫電劍往上一迎，用了個□分力，只聽「噲啞」一聲響亮，只見半空中火星亂迸，「噲啞啞」，半天工夫，劍尖上響聲不絕。把兩個人齊嚇了一跳，彼此俱都躡出圈外，低頭瞧著自己的寶劍。展爺這口寶劍，一絲沒傷。白菊花一看自己寶劍，嚇了個魂不附體，原來是把自己寶劍磕了一個口兒，約有蕎麥粒大，自己暗暗著急，心痛此劍乃是無價之寶。晏子托臨死時節，交與他寶劍之時，再三囑咐：此劍若在，你性命也在，此劍若傷，你禍不遠矣。如今晏飛見寶劍有傷，故此心中害怕。你道兩口寶劍，湊在一處，怎麼單傷白菊花這口寶劍？俗話說：二寶相逢，必有一傷，皆因白菊花的這口劍，是晉時年間的寶物，展爺這口劍，是戰國時造就的，故此年號所差，晏飛這口劍敵不住展爺的那口劍。展爺這口劍一得力，准知道碰著紫電劍，自己的劍不能傷損，就把自己平生武藝，施展出來。要拿白菊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